

绵绵水脉与国运昌盛

田志俊

折点，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：岭南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疆域版图，南北经济往来、文化交融、民族团结进程大幅提速。

二

回溯灵渠开凿近百年之前，正是秦国进军巴蜀、开发西南的开端。彼时巴、蜀两国相互攻伐，双双遣使向秦国求援，恰好给了秦国出兵征伐的绝佳契机。此间流传一段经典朝堂辩史：公元前316年，秦国朝堂之上争论不休，言辞交锋。张仪一派秉持“争名者于朝，争利者于市”的主张，认为韩国与周王室居于天下商贸、权力核心，应当出兵攻韩，胁迫周天子，攫取名利；司马错则驳斥此举只会招致天下骂名，难以收获实际国土与物产，力主南下伐蜀，以此拓宽疆域、充盈国库，富庶万民。

秦惠王权衡利弊，最终采纳司马错之计，任命其为主帅率军伐蜀，顺利平定蜀地，继而顺势向东吞并巴国。六十载光阴流转，至公元前256年，秦昭襄王委派李冰出任蜀郡郡守。李冰走遍蜀地山川原野，勘查出治水核心症结：成都平原西北边界与自西北向东南奔流的岷江，被玉垒山阻隔；岷江河床地势高于成都平原，玉垒山一段山体低矮狭窄，只要凿通此处山体，便可引岷江水自流灌入成都平原，全域实现自流灌溉。

李冰尽显旷世治水天赋，率领蜀地百姓经年苦干、巧思营建，最终修筑出惠及千秋的都江堰水利工程。如今伫立在都江堰分水鱼嘴处，白居易《长恨歌》中“蜀江水碧蜀山青”的景致尽收眼底；两岸青山对峙，江水澄澈碧绿宛若翡翠，奔涌浪花翻卷如雪。当年李冰带领民众，以竹笼装填卵石，在岷江江心堆砌出鱼嘴形态的分水堤，后方衔接金刚堤，整体形成狭长江心洲。桀骜奔腾的岷江水流抵达鱼嘴便被人为分流：丰水期六成江水经由金刚堤西侧归入外江（岷江天然故道），四成江水流入金刚堤与玉垒山之间的内江；枯水期分水比例颠倒，内江纳六成水量，外江承四成。

内江激流直冲低矮山体缺口，经由宝瓶口分出无数支渠，呈扇形铺展向东南全境，自流浇灌千里成都平原。宝瓶口的开凿，尽显古人超凡智慧：彼时没有火药与现代凿岩器械，工匠们以大火灼烧岩壁，随即浇灌冷水，利用热胀冷缩原理让岩石层层崩裂剥落，经年劳作终于凿通山体，江水涌入宝瓶口，水声轰鸣响彻山谷。宝瓶口旁修筑飞沙堰，内江多余水量可漫过堰体重回外江，按需调配平原灌溉用水，旱涝皆可调控。

两千余年来，造福万民的都江堰始终矗立在岷江激流之中，被历朝历代奉为国家重宝悉心维护。李冰首创岁修制度，后世不断沿袭完善；“深淘滩、低作堰”“遇湾截角、逢直抽心”等运维准则沿用至今，辅以飞沙堰自动排沙功能，成都平原既无缺水旱情，亦无洪涝水患，内江河道不易淤积。都江堰彻底重塑蜀地生态，造就“水旱从人、不知饥饉”的天府之国。《战国策》有言：“蜀既属，秦益强富厚”，富庶巴蜀就此成为秦国东出函谷关、征伐六国稳固丰厚的后方粮仓。

三

吞并巴蜀、坐拥天府粮仓之后，秦国将征伐目光投向东方六国。可关中平原盐碱荒滩广袤、粮食出产偏低，成为秦军东进最大掣肘。机缘巧合之下，韩国精心谋划的“疲秦之计”，反倒补齐

了秦国这块短板。都江堰落成十九年后，即公元前237年，秦王嬴政已然登基十载。一日，秦国朝堂正围绕韩国水工郑国的生死展开激烈争辩。

嬴政继位后秦国国力日渐强盛，频频出兵攻打关东六国，一统天下步伐日益加快，国力孱弱的韩国首当其冲。深陷亡国危机的韩国心生疲秦之计：派遣水工郑国人秦，表面受命主持大型水利工程修建，实则妄图驱使秦国耗费海量人力财力大兴土木，透支秦国国力，为本国争取苟延残喘的时日。秦国起初全然信任郑国，工程开工许久后，才识破韩国的阴谋诡计。朝堂之上众意见截然相反，有人力主诛杀间谍郑国，亦有大臣劝谏秦王刀下留人：“郑国深谙治水之道，不妨令其完工渠系；若水利修成，可让关中物产丰饶、百姓富足，届时再予以厚赏；倘若心存二心，杀之亦为时不晚。”秦王嬴政幡然醒悟，下令赦免郑国。

侥幸活命的郑国心怀感念，决心倾尽心力修成水渠，既能洗刷间谍罪名，亦可践行治水利民的毕生志向。他扎根秦国全境勘测规划，关中百姓踊跃参与施工；一条大型灌溉干渠自泾阳西北中山瓠口引泾河河水向东流淌，横贯整个关中平原注入洛河，配套支渠密布成网，这便是郑国渠。干渠绵延三百余里，可改良盐碱农田四万余顷（折合今280万亩），彼时由产粮食一钟，约合现今三百斤。粗略核算：灌区单季粮食总产量可达八亿余斤，关中一年两熟耕作，一季收成足以供给全境百姓糊口，另一季粮草便可供养五十万大军整年军需。

韩国机关算尽弄巧成拙，初衷以水利疲秦，最终反倒资敌强秦，亲手为秦国缔造了关中大粮仓。每到秋收时节，田野间麦浪翻滚，渠内清流潺潺；崇尚耕战的秦人挥镰收割满仓粮食，拥一捧渠水褪去劳作疲惫，归家磨砺戈矛、整饬军备。秦军甲冑鲜明、兵戈闪耀，粮草辎重绵延不绝，浩荡大军东出函谷关开启统一之战。郑国入秦六年之后（公元前231年），秦国率先攻灭韩国；又过十年，公元前221年，最后一个诸侯国齐国降秦，六国尽数平定。七年后的公元前214年，灵渠通航，秦军顺势南下收复岭南，天下终归一统。

四

都江堰稳固后方、拓疆富民，郑国渠夯实根基、蓄积国力，灵渠贯通南疆、平定百越。循着秦人千年治水足迹回望，秦国崛起、兼并天下的完整脉络清晰可辨。秦国从西北边陲弱小诸侯国成长为大一统封建王朝，威风赫赫的铁骑与兵戈背后，贯穿始终的水利营建、国力积淀，才是维系战争机器运转、落地疆域治理看不见的坚实根基。

岁月倏忽跨越两千余年，整部中华文明发展史，亦是一部治水兴农、以水强国的恢弘史诗。时至今日，我们要牢牢把粮食饭碗端在自己手里，碗中盛满中国自产粮食；粮食丰盈必先振兴农业，农业强盛必先大兴水利。神州大地之上，从秦代三大古渠，到当代三峡水利枢纽、南水北调工程，中国人治王安邦的理念一脉相承：依托水利安顿民生、筑牢国家根本。这份传承两千余年的治水智慧，正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、生生不息的内在基因。代代接续、迭代精进的治水伟业，必将长久托举中华国运繁荣昌盛。

临涣词

（组诗）

陈李林

一

古镇。淝河。五月
漫着厚厚的琴鸣与蛙声
回来了，如水的流失
我亦皤然白发。临涣古镇
淝水知道你在我心中的深度
诗之梦，总落于童心
我亦倾向下沉
白发爱上河岸的芦苇
易于感伤，被死神吸引
故乡的灵魄，对我亲近
含着泪，挽留我仅剩的良心
瓦楞上的草，枯黄，缺少雨水
一只歌唱的鸟，嗓子冒烟
心跳与古镇的脉动同频
我回来了
一个落伍的旧人
不会开车，不会上网，不会摄影
不会制作美篇，不会发抖音……
凌晨，在手机上写几行文字
写给内心。不关心鲜花与赞美诗，是我的病
一个人在记忆的路上走走
站在淝泡两河交界的岸上
寻找古意。感到
宽阔的水域是一种平缓的自信
期望遇到寒叔、刘伶，姜子牙
如果给面子
请嵇康抚琴，泡一壶棒棒茶
或者举杯
我们纵论天下
交流一下写诗的心得

二

临涣，你的仁慈热土，清丽智水
书香与禅意，我都爱
我的爱
像城墙一样厚一样绵长
像松林葱郁，绿得很深
像万顷麦浪，起伏澎湃
像河边浅滩上的莲藕
虚心、洁白，亦拖泥带水
临涣镇
我愛你古老的历史，现代的文明，飞翔的梦……

三

你问我爱的到底有多深
请到临涣来
我会一五一十告诉你
我已返回了故乡
不关心名利，对城市也失去兴趣
渴望在临涣有一间小木屋
最好在河边城下
白天可以钓钓鱼，喝喝茶
早晨沿着河岸走
返回路上买点时令青菜
傍晚，古铜色的云朵在远天停留
像破泊河上的小船
如果小饮几杯，可趁着酒兴
自己摆一艘小船
去下游三里地的老家
寻找走失的亲人
在沧浪之水
起起伏伏呼唤，悠长的是乳名
我们含着泪水
诉说不为人知的秘密
也可以躺在船上，望着星星
微风拂面，无喧嚣之声
水面摆动如丝绸
有琴音触动的韵律
听小鱼跳跃激起水花的声音
夜宿的野鸣黑成一片
水鸟的鸣叫，声音特别清脆
可以做个好梦，幸福地笑醒
也可以一直躺下去
最好不再醒来

四

临涣人，乡音挂在嘴上
虽然离普通话很近
方言异化成南腔北调
请不要五十步笑百步
我的语言出自深情
远方的客人
我可以做一名向导
如果你问临涣到底有多古老
这么说吧
随便在老城墙跺一脚
可能就会露出宋窑的古瓷片
随处可见：文昌宫，城隍庙，神甫楼，
南阁街，观星台，黄土岗，陈家老屋，山西会馆，寒叔墓，卧牛古堆
墓群和城西宋代窑址……

五

夏日浩大
沸腾的热气吹过古镇的上空
麦子的香气浓浓地弥漫
我胃里的馋虫伸出贪婪的舌头
酸、甜、咸，香……
你若安心在临涣住几日
算你有口福
可尽情享受：马蹄烧饼，酱包瓜，培乳肉，羊肉汤，棒棒茶……

父亲，我心中永不褪色的军旗

任贻升

父亲去世整整二十年了。二十年的光阴，足以让许多记忆褪色、模糊，可父亲的音容笑貌，却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，清晰如昨。

我的父亲，是一位普普通通、地地道道的老农民。他这辈子，从没做出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。他不善言语，却乐于助人；为人真诚，与世无争。在他的眼里，什么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从不斤斤计较，也从未与人红过脸、吵过架。他就像田间地头的一株老树，沉默、坚韧，默默地为家人撑起一片荫凉。

父亲因家境贫寒，从小没读过书。十六岁那年，他和几个伙伴一起参了军。据父亲讲，他当兵时，在彭雪枫将军领导的部队当通讯员。每当回忆起那段往事，最让他自豪的，就是能骑上战马，在马背上打仗。那时，能骑上马的人寥寥无几，除去师首长，就是他这个通讯员了。为了及时把情报送到阵地，他几次差点把命送掉。后来，他历尽了孟良崮战役、淮海战役、解放上海等一个又一个的战役，无数次在枪林弹雨中穿梭。在参加完最后一个大战役——抗美援朝后，他转到地方工作，再后来，就回到了老家，种起了地。

如今我常常想，一个十六岁的少年，从田埂上一跃跨上战马，从此便把那瘦弱的身影融进了铁血洪流，那是一种怎样的勇气？从通讯员的马背到抗美援朝的炮火，他见过太多战友倒下，也见过太多胜利的旗帜升起。那些年，他把青春交给了战场，把生死交给了信仰。可当硝烟散去，他却没有带走一枚勋章，只带回了一身伤病和一颗平静如水的心，回到故乡，重新拿起锄头，把自己藏进了庄稼地里。

父亲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。我记得八十年代初期，民政局给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复转军人按月发放补助。那时我家生活比较困难，别人都劝他去民政局要补助。他却说：“这么多年没有那笔钱，我也没饿死。何必去给公家添麻烦？”我比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战友，要幸运得多啦。”最后，还是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听说父亲的情况后，亲自到我家来办理的。

从我记事起，从没见过他与街坊邻居红过脸、吵过架。他对家人也是如此。母亲脾气不好，是个争

强好胜的人。小时候，我经常见她吵父亲，但父亲总是一笑了之。那时，我总觉得父亲软弱、怕母亲。如今我才明白，那不是软弱，那是宽容，是父亲骨子里的善良与豁达。一个经历过枪林弹雨的人，早已将生死看淡，又怎会去计较那些鸡毛蒜皮的得失？他的沉默，不是无话可说，而是心中装着山河，装着一份波澜不惊的从容。

父亲平时总教育我们：“知足者常乐。不要为了一点小事斤斤计较，遇事要三思而后行，要有‘忍’性。功名钱财都是身外之物，千万不要看得太重。”这就是父亲的可贵之处，也是我最佩服他的地方。

在父亲的鼓励和支持下，我也穿上军装，成为一名军人。临行前，父亲拍着我的肩膀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去了部队，别怕吃苦，别给咱家丢人。”这句话，我一直记在心里。在部队大熔炉里，我经历了十多年的淬炼，从一名懵懂的新兵成长为合格的军人。那些年，每当训练累了、想家了，我就会想起父亲——想起他十六岁跨上战马的身影，想起他在枪林弹雨中穿行的从容，想起他脱下军装后默默耕耘的平静。父亲用一生告诉我，军人，不在于穿不穿军装，而在于心中有没有军魂。

二十年的时光，如流水般静静淌过。父亲走了，但他留下的那些朴素的话语，那宽厚温良的背影，已深深烙印在我的生命里。每当我在生活中遇到烦恼与困惑，便会想起父亲那憨厚地一笑，想起他说的那句“知足者常乐”。这世间，最珍贵的，从来不是功名利禄，而是那份平和淡泊的胸襟，那份不争不抢的从容。

如今我终于懂得，父亲这一生，上马能驰骋沙场，下马能耕耘沃土。您把军人的铁骨藏进了锄头里，把战士的赤诚化作了田垄间的汗水。您不是没有故事，只是您把所有的故事都沉进了泥土，让它们长成了庄稼，长成了我们脚下的路。

如今，我也已脱下军装，但依然记得您那句话：“别怕吃苦，别给咱家丢人。”我会像您一样，把军人的本色藏在心里，把那份从容与坚韧，带进往后余生的每一个日子。

父亲，您是我心中永不褪色的军旗。

七月八月看巧云

梁晶晶

入了秋，天一下子就高了。瓦蓝瓦蓝的，水洗过似的。云被衬得雪白雪白，朵朵如棉。

皖北老家有句俗话：“七月八月看巧云。”说的是农历七八月暑气渐消，天清气朗，云多变幻，也越发好看。

小时候在农村，看云是件顶有意思的事。那时不懂什么叫“巧”，只觉得好看。记得有天傍晚，我躺在老屋院子的竹床上看云。西边的云先是化作一匹骏马，连飞扬的鬃毛都清晰可见。风一来，马头散了，变成一座山的轮廓。接着，山影渐渐散开，变成几片羽毛，飘飘悠悠往东移。再一眨眼，羽毛也不见了，只剩一抹淡青色的影子，仿佛有人用毛笔蘸着清水，在天上淡淡扫了一下。在乡下，孩子们也喜欢聚在一起看云，争着指认，这一朵更像狗，那一朵更像船。云像一位神奇的魔术师，总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。

后来读张爱玲十八岁时所作的《天才梦》，她说自己“懂得怎么看‘七月巧云’……在没有人與人交接的场合，充满了生命的欢悦。”读到这里莫名欢喜——原来也有人和我一样。

“巧云”这个说法，古已有之。清代李光庭《乡言解颐》里把夏天的云叫“恼云”，说它“多奇峰”，厚墩墩地堆着，看着就让人烦闷；七八月的云叫“巧云”“似罗”，轻薄透亮，能看见纹理。一个“恼”一个“巧”，同是看云，时节不同，看云的心境也不同。

庄户人看云，和文人全然不同。庄户人靠天吃饭，所以不说“看云”，说“看天”，这大概是中国乡村最朴素的气象学。打小我就听姥姥念叨“朝霞不出门，晚霞行



落日霞铺湖面。■摄影 杜鹏